

近代西洋人的??研究的定位和可能性 : 以“官?”研究?中心

著者	内田 ?市
journal or publication title	關西大學中國文學會紀要
volume	28
page range	A181-A192
year	2007-03-20
その他のタイトル	The Importance and Potential of Westerners study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in Works on mandarin
URL	http://hdl.handle.net/10112/12971

近代西洋人的汉语研究的定位和可能性

——以“官话”研究为中心——

内 田 庆 市

0. 前 言

近代西洋人（其中的大多数是传教士）很早就开始汉语研究，其原因有几种，但是我看比较重要的是两种，一个是他们为了达到传教的目的不得不认真地对待汉语，学会汉语，研究汉语，并且通过语言了解中国人和中国人的看法。一个是在欧美很早就有“语言学”“语法学”这样的学科，所以他们能够科学地系统地描写汉语的现象，而且通过跟自己的语言的对照认识到汉语独特的特征。

中国人也并不是没有做过汉语研究，比方说，中国早有作为“经学”的附庸的“小学”或者“训诂学”，而他们以“经典”的注解的形式面对着汉语，对个别的词汇上加上“解释”¹⁾，还有“文字学”，“音韵学”等比较早起，但是有系统性的“语法学”的发生要等到十九世纪末的《马氏文通》（实际上说《马氏文通》不是最早的中国人的语法专著，以十九世纪中叶出现的毕华珍的《衍绪草堂笔记》为嚆矢²⁾）。

但是西洋人十七世纪已经有了语法专著，如下面。

- (1) Anonymous, *Arte de la lengua chio chiu* (稿本), 1620
- (2) Martino Martini (卫匡国), *Grammatica Sinica* (稿本), 1653
- (3) Francisco Varo (万济国),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ina* (Canton), 1703
- (4) T. S. Bayer, *Museum Sinicum*, 1730

- (5) Prémare (马若瑟),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1720?, 1831 at Malaccae by Morrison
- (6) Fourmont, *Linguae Sinarum Mandarinicae hieroglyphicae Grammatica duplex*, 1742
- (7) Joshua Marshman, *Clavis Sinica (Elements of Chinese Grammar)* [中国言法], 1814
- (8)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通用汉言之法], 1815
- (9) Abel Rémusat, *Elemen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汉文启蒙], 1822
- (10) J. A. Goncalves (公神甫), *Arte China* [汉字文法], 1829
- (11) Stanislas Julien, *Exercices pratiques d'analyse, de syntaxe et de lexicographie chinoise*, 1842
- (12) Gutzlaff (郭实猎). *Notices of Chinese Grammar*, 1842
- (13) M. A. Bazin. *Grammaire Mandarine*, 1856
- (14) Joseph Edkins (艾约瑟),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1857
- (15) James Summers,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3
- (16) W. Lobscheid (罗存德).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64
- (17) T. P. Crawford (高第丕). *Mandarin Grammar* [文学书官话], 1869
- (18) S. Julien, *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 1869
- (19) P. Perny, *Grammaire de la langue Chinoise*, 1873
- (20) J. S. McIlvaine. *Grammatical Studies in the Colloquial Language of Northern China*, 1880
- (21) Imbault-Huart, *Cours éclectique de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1887
- (22) Chauncey Goodrich, *How to learn Chinese language*, 1893
- (23) O. F. Winsner, *Some thoughts on the study of Chinese*, 1893

上面的专著以外，我们还有如下面的“课本”之类可以归纳为“语法书”的范畴。

(24) T.F. Wade (威妥玛), *语言自述集*, 1867

(25) C.W. Mateer (狄考文), *官话类编*, 1892

(26) L. Wiegner, *汉语汉文入门 Rudiments de parler et de style chinois dialecte du 河叔府*, 1895

关于西洋人的汉语研究，上面的“专著”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如下面的“杂文 (Essay)”或者“概论”“总论”之类。

(27) Stephen Weston, *FAN-HY-CHEW: A tale in Chinese and English: with notes, and a short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14

(28) Thomas Myers,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with suggestions on its more extensive study*, 1825

(29) Robert Thom, *意拾喻言 Aesop's Fables*, 1840

(30) Louis Bazin. *Memoire sur les principes generaux du chinois vulgaire*, 1845

(31) Thomas Taylor Meadows,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1847

(32) John Francis Davis, *Chinese miscellanie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and notes*, 1865

(33) Thomas Watters, *Essays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Shanghai*, 1889

(27) 是根据《警世通言》第十二卷《范希周》的小说的英译本，但是里面包含着汉字的笔画（带着广东音和北京音的标音），汉语语法简论，比较详细的词汇的标音和解释。比如，它先指出汉语是单音节语言，一个词有时是名词，有时是形容词、动词或者其他词类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monosyllabic, without derivatives, and uncompounded, the same word

is both substantive and adjective, and verb, and every part of speech), 然后说明汉语的形容词 (Adjectives)、名词 (Substantives)、性 (Genders)、数 (Numbers)、格 (Cases)、代词 (Pronouns, Pronouns Possessive)、动词 (Verbs)、时态 (Four Tenses: -Present, Imperfect, Perfect, Future)、单数和复数 (Sing-Plur)、比较级 (Degrees of Comparison) 等等 (pp. 11-20)。

范希周

建炎庚戌歲建州賊范汝為因饑荒嗷聚至十餘萬
 次年春有閩西人呂忠翊受福州稅官才之往遠邊建
 州有女十六人為賊徒所掠汝為有族子名希周本
 土人年二十五未娶呂忠女為周布所得希周知
 為宦家女有邑陸復和柔遂下日合族告祖脩禮
 冊為正室是冬朝廷命韓郡王統大軍討捕呂氏謂
 希周曰妾聞正女不事二夫君既告祖成婚則君家之
 婦也彼賊危逼其勢必破君乃賊之親黨其能免乎
 妾不忍見君之死引刀將自刎希周急止之曰飛陷

(28) 是由剑桥大学的 Thomas Myers 写的短文 (总32叶), 但是里面有根据马礼逊, Marshman, Milne, Barrow 等的成果基础上描写汉语 (“官话” = the Mandarin, or court tongue, which is spoken by all the officers of government, and persons of education) 的文字和音节的特征, 还有如下面的几个简单的语法分析 (the numerals, the comparison of adjectives, the verbs, the ad-

verbs, the prepositions) 的记述。

In the use of the numerals:—if they would express, “Three sips of wars have arrived;” they would say, “Soldier ship three *single* ones come have.” In expressing, for “Your house is good one,” they say, “Your one *door* house really is good:” “the book is on the table;” “Table upon laid the *volume* book is.” (pp. 15-17)

这篇文章没有用汉字, 而用英语来说明汉语语法的现象。

(29)-(32) 我在下一章再说。

(33) 也咱们以后再要提起, 这里只说一点。就是这本书里已经提到“外来词” (Foreign Words in Chinese) 的问题。

它指出了来自西域的、希腊和罗马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德国、法国、

英语的、马来语的、波斯的、土耳其的、满洲的、蒙古的、西藏等等的外来词。比如关于英语来源的外来词，它提到“Company” = “公班卫”或者“公班牙” = “公司”、“insure” = “燕梳”、“cheque” = “银则”、“rifle” = “来扶（复，福）枪”、“telephone” = “德律风”等等。

引人注目的是他已经指出过汉语的外来词的双音节的趋向，如下：

But the three characters in which the word was transcribed were tedious and awkward to write, and so it came that only one or two of them at most were retained in common business. (pp. 336)

这个时期已经有这样的研究，这个事情令人佩服，真是值得注目的。

1. 西洋人的“官话”的研究

近代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体验过中国国内有不同的语言存在，如官话、方言、乡谈、土语等等，还有认识到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文体的区别。

如利玛窦、曾昭德等早就这样说过：

除了不同省份的各种方言，也就是乡音之外，还有一种整个帝国通用的口语，被称为官话，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语言。（利玛窦《中国札记》）

但中国今天只通用一种语言，即他们称呼的官话，也即曼达林语。

（曾德昭《大中国志》）

他们又指出当时的“官话”或者“正音”不是北京话，而是南京一带的下江官话。比如万济国（Varo）把“官话”分成三种层次（文言，半文半白，口语 = 笔者）而这样说过：

应该注意中国人的发音方法。但不是哪个中国人都可以的，最好是南京省和其他地方（在这些地方人们说官话说得很好）的居民。（《官话文典》第一章第五条）

后来，M. de Guignes 1808³⁾ 更详细地说明“官话”和其他“文体”的区别。Guignes 的书不是有关语言的专著，但是他的记述对“官话”研究是很重要的。

他首先把汉语的“文体”分成四种：“古文”“文章”“官话”“乡谈”。如下面：

- (1) 古文：经书的文体。最简洁的。
- (2) 文章：高度的结构的文体。没有古文简洁，但是相当华丽而且讲究的。要写好文章，应该知道汉字的结构并且能够分清“活字”“死字”“实词”“虚词”的区别。是写的，不是说的。
- (3) 官话：官员和文人，或者受教育的人的语言。比文章广泛的。多用同音异义词、介词、副词、虚词。不是写的，是在口头上说的。
- (4) 乡谈：乡土的语言，大众的语言。受教育的人跟官员或者文人说话的时候，不使用乡谈。

他还说：“中国只有两种口头语，是‘官话’和‘乡谈’。不管北京、广东或者其他城市，人们都用‘官话’来表现自己的意思，区别只在发音。发音较好的地方主要是江南地方。”

威妥玛称赞他的北京话是当代第一的罗伯聃（Robert Thom）在 Guignes 的这样的看法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意见⁴⁾。

罗伯聃先把汉语分为“文字（Written Language）”和“言语（Spoken Chinese）”两大别。就是“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

“文字”再分为下面几种：

I. 古文（ancient literature）

- (1) 经书 (2) 古诗

II. 时文 (世文 modern literature)

- (1) 文章 (fine writing) 最好的文章是汉朝的。
(2) 诗赋 (Poetry, Songs, Ballads &c, &c. not ancient) …最好的是唐朝的。
(3) 论契 (Edicts from the Emperor or the Mandarins to the People)
(4) 书札 (embracing all the different styled of correspondence)
(5) 传志 (all History, and Historical Novels of the first order) …《三国志》《水浒传》等。
(6) 杂录 = 时文之末 = which in opposition the wan chang. = “文章”的最粗野的。…《意拾喻言》

“言语”分成“官话 (Mandarin Language)”和“乡谈 (local dialect)”。

“官话”分为两种，就是“北官话”和“南官话”⁵⁾，如下面：

“北官话”又称为“京话”或者“京腔”，简单地说是北京的语言。首都曾经在南京的时候，跟现在的广东话一样被认为是一种低俗的地方的口音，但是现在国内普遍通用。最反映“北官话”的有《红楼梦》《金瓶梅》《正音撮要》《圣谕》。

“南官话”又称为“正音 (true pronunciation)”或者“通行的话 (language of universal circulation)”。这是正式的“官话”，而是在南京使用的。“南官话”的特征是具有“入声”的，大多数的小小说是用“南官话”写的。

关于“乡谈”，他引用“乡谈岂但分南北，每郡相邻便不同”（《康熙字典》）说明它的复杂性。

Summers 1863 的第二部分是汉语的〈例句集〉(chrestomathy)，收录着《书经》《四书》《好逑传》《水浒传》《三国志》《意拾喻言》《语言问答》⁶⁾

《正音撮要》《古诗》，还有林则徐的论契，尺牍，俗语等等。这样的 Summers 的选择我估计是按照罗伯聃的上述的分类法做的。

Louis Bazin 1845 也值得提起。

他显然继承 Guignes 或者 Thom 的“官话”研究。他的对于“官话”的看法是下面几点：

- (1) 中国有“文言”和“口语”两大种。
- (2) “文言” = “文字”是写的，不是说的。是作为的。
- (3) “口语” = “官话”是这个国家的“活”的语言，是共同语，是自然语言。
- (4) “官话”有两种，一个是“北官话”，一个是“南官话”。“北官话”是北京的方言，“南官话”是南京的方言。
- (5) “口语”除了“官话”以外，还有地方的语言或者俚语 = “乡谈”。
- (6) “乡谈”或者“方言”的多样性，咱们可以从初期的戏剧作品的对话中看到。
- (7) “口语”的最早的资料是宋朝以后的，但是关于中国人什么时候开始记录自己的口头语言的问题，他认为八世纪唐朝的玄宗时开始的。
- (8) 最重要的而且值得注目的口语资料是十七世纪末雍正帝发令的《圣谕》。

他经常引用《正音撮要》的记述，而且他的读法之非常正确令人很佩服。他还提到学习“官话”的典型的教材。他说中国的这种教材都是一个体裁，就是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会话里常用的词汇集，一个是通俗的对话，比如《南北官话汇编大全》。这个《南北官话汇编大全》把北京和南京的特有的语法都收录在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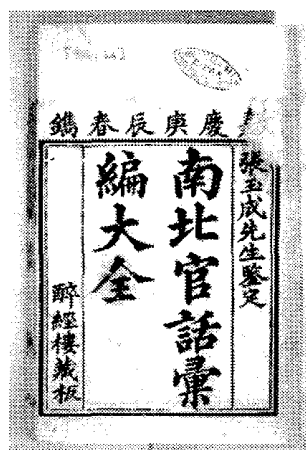
此外, Rémusat 1822 把汉语的文体分成三种, 是 *Antique, Litteraire, Mandarinique*, Meadows 1847 也分成五种, 是 *Ancient style, Literary Style, Business style, Familiar style, Colloquial Chinese*。

艾约瑟 (Edkins) 和狄考文 (Mateer) 也区分“官话”。如下:

The pronunciation of these regions readily separates into three systems; that of Nanking, of Peking with the northern provinces, and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Edkins, 1857⁷⁾

Mandarin, or official languages as it is called by the Chinese, is in its essential features the language of the people in all the eighteen provinces, except the coast provinces south of the Yang-tsi. It may be divided into Northern, Southern and western Mandarin; and is often further distinguished by provinces, as Honan Mandarin, Shangtung Mandarin, etc. Northern Mandarin is largely dominated by Pekingese which, being the court dialect, is most fashionable, and is the accredited language of officials throughout the empire. Southern Mandarin is more widely used and spoken by a larger number of people than Northern Mandarin. (后略) (Mateer, 1892)

中国人也当然早知道汉语里有方言和共同语的区别, 如“子所雅言, 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汉语》〈述而〉)。特别是在明末清初认识到“官话”的重要性而开始进行“正音”教育, 编了“正音”课本, 如《切用正音乡谈朵字大全》《官话汇编(南北官话汇编大全)》《圣谕广训》《正音撮要》《正音咀华》等等。但是中国人没有西洋人那样详细地分析“官话”的内容和区别。



相对来说，西洋人特别重视这种“正音”课本，他们在很多场合上提到这样课本，作为教材使用。比如罗伯聃的 *Chinese Speaker Part I* (1846) 是《正音撮要》的汉英对照本（罗马字的标音也有），Bazin 的《汉字撮要》(*Han Tseu Thso-yao. Exercices progressifs sur les clefs et les phonetiques de la langue Chinoise*, 1845) 的一部分是按照《正音撮要》的“见面常谈”做的。又如对《圣谕广训》来说，有 Milne 的英译本(1815)，Piry 的法汉对照本(1879)，Baller 的英汉对照本(1892) 以外，Williams 的《拾级大成》(1842)，Wade 的《寻津录》(1859)，Summers (1863) 等也收录一部分。现在欧洲各地的图书馆里收藏着很多《圣谕》《官话汇编》之类书暗示着这样的“正音”课本在欧洲很普遍地使用过。还有上述的 Thomas Watters 1889 里提到蔡爽的《官话汇解释义》，张玉成的《正音汇编》，高静亭的《正音撮要》，沙彝尊的《正音辨微》《正音咀华》，潘逢禧的《正音通俗表》等的比较详细地内容。

2. “官话”和“白话”或者“半文半白”及其他

笔者以前提到过“白话”或者“半文半白”不是“口语”=“官话”，虽然确实是反映口语的。罗伯聃之所以把他的《意拾喻言》列在“杂录”，而不放在《圣谕广训》《正音撮要》等的“口语（罗说成“言语”）”的范畴。《汉译圣经》也是一样⁸⁾。

关于这个问题，上述的 Bazin 1845 明确地指出；

今天的中国人说话的语言不是明朝人说话的，明朝人说的是明朝的语言，别的朝代的语言是那个时代的语言。Rémusat 批评 Morrison 的语法书没有采用 Rémusat 做的那样《玉娇梨》《好逑传》等小说的例子而采用中国人的口语，但是 Rémusat 的批评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很难像人们说话的那样写，汉语更难。“官话”

一直游离着“写”。还有一个是《玉娇梨》《好逑传》等的语言不是 Rémusat 想的那样现在的帝国使用的语言，而是十四世纪语言的资料，里面每叶都发现文言的句子和说法。

Bazin 的这个看法是我完全同意的。“白话小说”当然反映着当时的“口语”，但是那仍然是“白话”=“书面语”，始终不是“口语”。“官话”就是“口语”。

以上所说的以外，近代西洋人的汉语研究还有很多可能性，如对汉语语音史、汉语教育史、翻译论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帮助。无论如何，西洋人的汉语研究的水平跟现在的汉语语言学的比较起来也毫无逊色，而且对现在的汉语语言学的研究很有益处。我希望世界的汉语研究者更加重视这个方面的研究，特别期待着年轻的研究者对这些问题感兴趣。

附记一：Bazin 等的法语资料的翻译给小野文博士添了很多麻烦，这里记着她的姓名表示感谢之意。

附记二：这篇小论原来在关西大学亚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主办的《十九世纪汉语的诸相》国际研讨会上发表的（2005.12.2），这次经过修改收录。又是2006年度科研费（基盘研究(B)〈十九世纪“官话”的诸相〉代表者：内田庆市）的研究成果之一。

注

- 1) 内田庆市〈中国人怎样分类词—《马氏文通》以前〉《现代语言言学批判》劲草书房，1981
- 2) 内田庆市〈《马氏文通》以前中国人的语法研究—关于毕华珍《衍绪草堂笔记》〉《关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纪要》第26号，2005
- 3) *Voyages a Peking, Manille et L'île de France, faits dans l'intervalle des années 1784 à 1801* (第二卷, pp. 391-395) Guignes 的著作还有《汉字西译》。

4) Thom, Robert 《意拾喻言》序文

5) 马礼逊和卫三畏也有类似的想法。如下；

What is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or 官话, is spoken generally in 江南, and 河南, Provinces, in both of which, the Court once resided.. (马礼逊《英华字典》)

In this wide area, the Nanking, called 南官话 and 正音 or true pronunciation, is probably the most used, and described as 通行的三, or the speech everywhere understood. The Peking, however, also known as 北官话 or 京话 is now most fashionable and courtly, (卫三畏《汉英韵府》)

6) Summers 的这个部分 (Dialogues & Phrases in the Mandarin dialect) 的例句是引自 Goncalves 的《汉字文法》(1829) 的‘问答章’或者《语言问答》(刊行年未详) 的, 但是原文的“你纳”都改称“你”。这可见好像 Summers 认为“你纳”不是“官话”而是“北京话”似的。

7) Edkins 在第二版 (1864) 把“官话”分成四种, Nanking Mandarin, Peking Mandarin, Northern provinces, Western Mandarin. (pp. 7-9)

8) 内田庆市《近代东西语言文化接触的研究》2001. (pp. 330-331)